



太 阳 城

[意] 康 帕 內 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太 阳 城

[意]康帕內拉著

陈大維 黎思复 黎廷弼合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60年·北京

太 阳 城

〔意〕康帕内拉著

陈大维 黎思复 黎廷弼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8117·87

1960 年 4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4-7/16 插页 6 印数 (精) 1—2,800 册
 2 插页 2 (平) 1—1,500 册

定价 (9) (精) 1.20
 (平) 0.70

НАМПАНЕЛЛА
ГОРОД СОЛНЦА

Перевод с латинского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Ф. А. Петров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 Приложений

М. Л. Абрамсон, С. В. Шервинского

и В. А. Ещина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В. П. Волги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內容提要

本書是最早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內拉的著作。他用對話的体裁描述了一个沒有私有财产、沒有个体家庭、人人过着幸福生活的美好的社会,同时,抨击了剝削社会的一切罪恶。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表达了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意大利城乡貧民和下层知識分子的情緒和期望。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本書可供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讀者参考。



康帕內羅(1568—1639)
拉

CIVITAS SOLIS

vel

DE REIPUBLICA

IDEA

Dialogus Poeticus.

INTERLOCUTORES.

Hospitalium Magni & Senatorum Gubernatoris Consilij Praef.

HOSP.

Hic quaeso, memora tandem quaeunque tibi
 hac in Navigatione contigerunt. GEN. Nar-
 razu iam quo pacto totius orbis Terrarum per-
 egrauerim gyrum, ac demum in Taprobanam
 pervenerim coactusque fuerimq; Terram de-
 scendere, ubi incolarum metus finem adierim,
 ex qua tandem egressus in plantiam magnam prius sub re-
 quatore confiterim. HOSP. Hic quid tibi accidit? GEN.
 Ex templo magnae frequentis virorum, ac mulierum armatae
 incidi quorum multi nostrum callebant idioma, simulatque
 in Solis civitate nunc conduxerunt. HOSP. Dic quatio-
 ne ista re civitas fabricata est, quaque gubernetur? GEN. ^{Figura}
 Attilitur ex amplissima plantae collis ingens super quo maior ^{& ex-}
 pars civitatis fundita est. At multiplices illius Ambitus expo-
 nuntur ad mirum spargunt extrinsecus radices, qui ex con-
 sistat magnitudine, quae civitatis diameter duo, & plus millaria
 continet, ut civitas sit septem. At ex gibbositate plantae capi-
 quam si in plantis foret. Distincta est civitas in septem gyros
 Ambitusve ingentes, a septem planetis nominatos, & ab altero
 in alterum per quatuor strata viarum intratur, perque portas
 quatuor ad mundi angulos quatuor spectantes, & profecto sic

Ggg

edificata

目 次

康帕內拉的共产主义烏托邦.....B. П. 伏尔金(1)

太阳城 康帕內拉(15)

附录

I. 論最好的国家..... 康帕內拉(69)

II. 选自康帕內拉的十四行詩集C. B. 舍尔文斯基譯(88)

附注

I. 康帕內拉傳略.....Ф. А. 彼得罗夫斯基(95)

II. «太阳城»的版本和譯本.....Ф. А. 彼得罗夫斯基(104)

III. 注解..... (110)

康帕內拉的共产主义烏托邦

B. II. 伏尔金

康帕內拉的《太阳城》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著作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发生过无可爭辯的影响。《太阳城》是傳布共产主义概念的文献資料，它应该和托馬斯·莫尔^①的《烏托邦》相提并論。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文献。

1568年康帕內拉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省，他在青年时代加入过多米尼克派的僧团，曾因自己的学識和天才而出名，他热烈地参加过当时的神学和哲学的辯論会。1598年他因密謀反对当时統治意大利南部的西班牙君主政权而被捕，曾屡次受非刑拷問，被判处无期徒刑。康帕內拉坐了几乎三十年的牢。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其中也包括對話体裁的《太阳城》，就是在獄中写成的。

康帕內拉的文学遺產是很丰富的，其中曾談到有关哲学和政治的各种問題。他在自己的哲学中，否定了經院哲学和認識的感覺論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繼承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占星术和中世紀犹太神秘哲学的傳統。康帕內拉認為直接研究自然界的“活法典”是認識外部世界的泉源。他肯定說，要靠感覺經驗和感覺來認識世界；同时，他发展了对他无疑起过很大影响的十六世紀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特列左^②的原理。“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和納入自己固有

① 托馬斯·莫尔(1478—1535)，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創始人之一；他的《烏托邦》一書出版于1516年。——譯注

② 特列左(1509—1588年)，意大利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以攻击中古亞里士多德哲学著名，是近代科学方法和經驗主义哲学的前驅。——譯注

的思維的一本書”。康帕內拉斥責了那些把精神鎖在這種“活天書”的壞抄本上的人。但另一方面，按照康帕內拉的學說，精神的自我認識，人們對想象為“微觀世界”（小宇宙）的自己的實質的研究，是洞察宇宙奧秘的途徑。康帕內拉曾在笛卡兒之前就提出下列原理作為認識的基本原理：我思故我在。感情這種東西，在傳達事物的形式時是可以使人受迷惑的。為了使人不做感情的俘虜，人們獲得了使他們超越塵世的理智。

康帕內拉在談到“上天精神”和“天體理智”時，認為宇宙和它的各個部分都是有靈性的。一切都生存着，一切組成了有生命的統一體。宇宙是一個具有一切存在物的特性（威力、智慧和愛）的有生命的東西。按照康帕內拉的學說，下等生物雖然沒有意識，但有生命，因為從死的東西中不能產生活的東西。自我保全是一切存在物固有的本性，自我保全的意圖是由物質運動引起的。

存在的本源是神。但康帕內拉所理解的神，是和基督教理解的上帝不同的；在他關於神的學說中，可以看到泛神論的傾向。神就是一切。自然界是神的“雕塑的形象”，或神的流出體；有時，他干脆把神和自然界等量齊觀。神領導着世界；太陽對地上的生物實現神的意志。康帕內拉好像把太陽崇拜為神（太陽神），因為他認為太陽能夠創造新東西，他也號召人們崇拜太陽。一切東西不僅力圖維護自己的生存，而且也力圖回到自己的本原——神那里去，即回到“一切存在物的大洋”去。這種意圖是宗教的基礎。康帕內拉教導說：“宗教是與貫穿着認識、意志和愛的神結合起來的統一體。宗教不是捏造出來的，它是自然的規律。”康帕內拉的思想有時接近“自然宗教”的思想。他承認“神的启示”，但他所理解的启示不僅包括教會的教義，而且也包括自然。他好像認為只有不違反理智和天賦道德的启示，才是真正的启示。康帕內拉曾積極捍衛科學研究的自由（特別是出面捍衛過伽利略）。在他看來，

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意图，是和《聖經》相左的。但在康帕內拉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到与此相反的論点。这也許是他想对他的压迫者表明自己是一个比較篤信宗教的人，所以他宣称：感情和理智只能“补”启示之不足，教会的权威才是真理的最高准则。他認為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教的启示都是和理智的要求一致的。

康帕內拉的哲学是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結合起来的哲学。对他所处的时代來說，他的某些思想是先进的，因为这些思想符合在封建制度內逐漸成熟的新社会制度和非宗教的、合理的新的世界觀；另一方面他也有落后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並沒有根除陈腐的、宗教的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觀的傳統。我們在康帕內拉的政治观点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先进傾向和陈腐傾向相結合的論点。他認定表現神的意志的自然規律是国家的基础。人类的智慧能够发现这些規律，而且人类也必須遵循这些規律。国家組織的最終目的，是把所有的人联合到反映神的一致性的統一的世界政权下。但是，康帕內拉却希望当时的反动势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由教会来統治国家的思想，也就是由作为教会首脑的教皇来統治的世界君主制度的思想；但他在周圍的现实中不能找到能够实现世界統一和正义制度的力量，因此，他甚至对他在 1598 年高举起义旗帜反对过的西班牙君主制度抱过幻想。

康帕內拉的哲学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它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哲学的榜样引起人們注意。但这样的哲学是不能产生长期影响的。在康帕內拉的一切著作中，只有《太阳城》能在长时期內保持它的意义；这是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叙述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正义制度的看法。

《太阳城》是用對話体裁写成的。康帕內拉对自己編的故事选择了这种在古希腊羅馬文学和十五、十六世紀文学中广泛流行的体裁，但他又不能适当地利用这种体裁。其实，我們所看到的并不

是一篇對話，而是一篇逐段連接的用第一人稱講述的故事，其中為了迎合文學傳統，加添了交談者之間的一些毫無意義的、无非是要把故事轉換話題的插語。這些插語並沒有使故事產生什麼重要的意義，沒有它們也不會降低故事的價值。故事本身是用這種烏托邦著作通常採用的刻板公式構成的：一個旅行家偶然來到一個人所不知的、新發現的國家，在那里，他發現已經在實現他理想的完美的社會制度。這種早在古希臘時代就由艾夫蓋梅爾和雅木布爾等所制定的刻板公式，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中由於新的地理發現而更加風行一時了。

康帕內拉的故事的文体是枯燥無味的、抽象的、缺乏鮮明形象的。因此，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學成就吸引讀者；作為一部文學著作來看，康帕內拉的這部對話著作，當然不如莫爾的《烏托邦》。

這部著作的成功和影響，顯然是由它的其他的優點決定的。《太陽城》之所以能引人注意，能在西歐各國廣泛流傳，並不是由於作者的文學天才，而是由於作者規定了十分明確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完全沒有私有財產，大家從事義務勞動，由社會組織生產和分配，對公民進行勞動教育——這就是康帕內拉的社會思想的核心。正是這些思想使《太陽城》流傳了三百年，使它能贏得很多讀者和景仰者。《太陽城》提出了這樣的共產主義原則，因此它應該享有榮譽。就這一方面來說，它的榮譽比《烏托邦》或稍後的十七至十八世紀的社會小說所獲得的榮譽更加顯著。

在太陽城（康帕內拉用對話方式由一位返回祖國的熱那亞籍航海家講述的所謂的国家）中，每個公民都是社會的公僕；由大家來分担“藝術工作、勞動和其他的工作”。因為，分配給每個公民的這種或那種工作，是根據“占星學”的材料和他的愛好來進行分配的，所以，全體勞動者都能愉快地、認真地執行自己的工作。勞動者為社會進行生產，生產出來的一切東西要送入公共倉庫，而且這些

东西都是大家共有的财产。每个手工工場部門的生产都由专职人員来进行监督,他应该注意所进行的工作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农业工作是用义务劳动的方式进行的,每个公民必須从事这种劳动,根据政权的命令在必要时他們要出城去完成派定的工作。妇女和男子同样要为社会劳动。根据妇女身体的特点,只分配給她們比較轻松和不損害健康的工作。这里应该指出,康帕內拉也具有当时許多先进思想家(例如培根)所具有思想:利用技术来減輕人类的劳动。

因为在太阳城中全体公民都要劳动,所以每个公民每天只消承担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就可以用来从事科学工作或体育运动等。可見,在他們那里,体力劳动是和脑力劳动結合起来的。适度的劳动不会危害他們的健康,只会增强他們的精神。

各种劳动都同样受到重視,因为“每个人,無論分配給他任何一种工作,都能看作最光荣的工作来完成它”。每个人都力图爭先完成交給他的工作。在太阳城中,凡是学会手艺和技能的人,善于熟練地应用手艺和技能的人,都算是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人。“他們(即太阳城的公民)毒辣地譏笑我們,因为我們把工匠称为下賤人,反而把那些沒有任何技能、过着游手好閑生活、为了自己的淫佚放蕩生活养着很多僕役的人称为高貴的人”。由此可見,康帕內拉不仅具有“人人必須劳动”的思想,而且也具有“劳动是光荣事业”的思想的萌芽。

每个公民都能从社会那里取得滿足他的需要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但康帕內拉認為,公民可能会对某种产品提出过多的要求。因此政权应进行监督,不讓任何人取得超过他的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太阳城內自然不会有什麼交易了。那里也有貨幣資金,但它是專門用于对外貿易的。全体公民都住在公有的建築物中,他們每六个月要更換一次房屋。公民在公共食堂用餐。

太阳城中沒有家庭；也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样，为了社会的利益，性交要由政权加以調节。使下一代公民尽量成为好公民，这对社会来說是很重要的，因此，不能讓下一代有无节制的性关系。所有的儿童（男孩和女孩）都能受同样的社会教育。他們从幼年起，就能通过游戏获得有益的知識。这个国度的主要城市好象是一个陈列着直觀教具的博物館。孩子們由教师率領着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因而他們能获得最簡單的科学知識。从一定的年齡起，对孩子的教育就由这种游戏教育制度改为与劳动相結合的教育制度。大家都能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因而能学会各种手艺。

康帕內拉在他《論最好的国家》的論断^①中，肯定了他在《太阳城》中描述的制度，是最符合天赋人权和人类本性的。根据天赋人权，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造物主創造土地，是想使它成为公有财产；蜜蜂的生活就是天然共有的榜样。划分财产是違反天赋人权的；“我的”和“你的”是騙人的話。私有制和自私自利是違反对人仁爱的道德要求的。富有和貧穷，这是人类社会主要的缺陷，它們造成了一切恶习；貪婪是一切恶习的根源。要使生活适应自然，必須受理智之光的指导。《太阳城》里的人正是这样生活的。它实行的公有制消除了自私自利引起的一切恶习，而以对公社的爱来代替它們。那里既沒有慳吝和互相仇視的行为，也沒有訟爭和欺騙。那里也不会有穷人因过度劳动、富人因过游手好閑生活而产生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大家同样从事力能胜任的劳动，这不仅保证了公民身体的健康，而且也保证了他們的幸福，因为每个人都热爱符合他本性的东西。太阳城的全体公民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們对祖国是那样难以想象的热爱”。

康帕內拉說，大家都热望着这种国家組織，大家都向往着这种

^① 这个論断可以認為是《太阳城》的注釋和补充部分。我們把其中的两章作为附录編入本書。

象“黄金时代”一样的制度。如果說直到現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实现这种制度,那是因为国王心怀恶意,他要使国家置于他的专横統治下,他認為自己的专横是受最高理智支配的行为。康帕內拉在他的一首詩中說,所有的人民遭受着因三种恶习,即殘暴行为、詭辯和伪善所引起的痛苦。这些恶习的根源是利己主义。人类起源于貫穿着爱的神,只有考虑到符合神的一致性的人类的一致性,他們的精神才能安靜。

康帕內拉說,反对公有的人并不否認公有是符合人类原有的本性的。但他們認為“陷于罪恶”^①使本性变坏了,使人們丧失了原有的一致性,从而不能实现公有制。康帕內拉正是用这种性質的論据来对抗經院哲学的論断的。他說,陷于罪恶后虽然消灭了神賜的才能,但不会消灭本性具有的才能,而且,根据基督教关于陷于罪恶的教义,耶穌曾以自己的死来救贖人类,使人类恢复到无罪的状况。

由此可見,硬說公社生活好象違反本性,这是一种邪說。原始的基督徒就过过公社生活,将来在反基督者統治的王国灭亡后,公有制将会在世界上占上風。但是,照康帕內拉看来,这种制度現在还不能实现,因为,再浸礼派^②的例子証明了这一点。康帕內拉曾坚决贊成再浸礼派的生活制度,虽然他也指責过他們損害了宗教思想(可能是为了自我保全)。最后,如果《太阳城》的制度不能充分实现,那么,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努力实现这种制度的榜样。《太阳城》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則,是受天赋理智的支配而确定的。因此,这些原則是根据人类理智发现的,而不是靠神的启示发现的,尽管这些原則不仅不与神的启示矛盾,而且还承認它。康帕內拉說:“我們並沒有把我們的国家制度描繪成神提供的制

① 特指亚当与夏娃違背上帝教訓之意。——譯注

② 見后注第148。——譯注

度，而是描繪成根据哲学推理发现的制度；而且是从人类能够具有的理智出发，来証明《福音書》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

康帕內拉的社会思想所受的文学影响是不难确定的。他很熟悉古典文学；虽然我們在《太阳城》中只看到他直接援引的苏格拉底(1)和柏拉图的話，但可以确定，他是看过很多書的。无疑地，他曾研究过在自己著作中屡次反对过的亚里士多德，讀过很多羅馬散文作家和詩人的著作。他的两本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指南書使用了維琪尔的两部名著，即《稼穡詩》和《田园詩》的名称，——这并不是偶然的。康帕內拉的烏托邦的所在地和地名，与古希腊雅木布尔的烏托邦的所在地和地名相同，——这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很可能，康帕內拉是通过西西里的狄奥多^①的著作了解雅木布尔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的著作曾在十五和十六世紀屡次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过^②。

在这些古希腊羅馬作家中，影响康帕內拉最深的无疑是柏拉图。康帕內拉常常把柏拉图看成自己的先驅者来引用他的話。他肯定說，柏拉图所描述的国家，如果人們都无罪过，是可以很好地存在的，只是人們的罪恶本性阻碍了它的存在。在他专談婚姻关系的那一部分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受柏拉图的影响最深。可以說，在这里，康帕內拉不仅从柏拉图的思想出发，而且基本上是简单地重复了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柏拉图的全部論据，几乎没有作什么补充。

据我們看来，很重要的是，《太阳城》虽然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康帕內拉的体系却具有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宗教界的貴族在理想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一点上，康帕內拉

① 古希腊历史家(紀元前 80 年左右至 29 年)，著有編纂性的《历史丛書》。——譯注

② 見西西里的狄奥多著：《历史丛書》，第 2 卷，第 57—59 章。

和柏拉图之間是存在着重大的和原則上的区别的。康帕內拉在《太阳城》中沒有安排下过特殊生活、受特殊教育的故步自封的統治階級。他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一律平等的人的社会。然而，統治这个社会的又是一些具有司祭和世俗学者双重身份的人，他們构成了独特的、宗教的官位等級。最高的执政者是最明智的哲学家，同时他又是最高司祭。法官和低級職員都是一些学者和司祭。太阳城有人民會議(大会)，它可以批評統治者的工作，在一定的場合下提出罢免他們的要求，拟定負責崗位的候选人。但是，由最高司祭、他的三个助手以及一些高級官員組成的會議，才是太阳城的政府机关。这个會議可以自己补充成員，也可以从人民拟定的候选人中遴選會議的成員。最高司祭和他的三个助手是不可更換的。可見，太阳城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原則与“賢人統治”的原則相結合的。

自然，康帕內拉之所以接受“賢人統治”的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他的特殊的社会观，而这种社会观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至于文学傳統，那么毫无疑义，是从柏拉图那里接受的。

在《太阳城》中可以看到第二种文学影响，是早期基督教作家，即所謂“教会之父”的影响。我們从康帕內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引用了克里門特^①、德尔图良^②、奥古斯丁^③及其他許多人所說的話。他不仅把“教会之父”，而且也把稍后的中世紀的神学者(直到托馬斯^④)崇拜为公有原則的捍卫者。他深信早期基督徒的共产主义，也深信公有制不仅符合理智，而且也符合神的启示和耶

① 克里門特，見后注第34。——譯注

② 德尔图良，見后注第36。——譯注

③ 奥古斯丁，見后注第19。——譯注

④ 托馬斯，見后注第28。——譯注

耶穌的教訓。他肯定說，耶穌的使徒們使我們重新獲得了天賦人權。

十六至十八世紀的一切烏托邦主義者几乎都把這兩種傳統，即古希臘羅馬的和早期基督教的傳統溶合起來。前者是柏拉圖的“共產主義”和關於黃金時代的傳說，後者是基督教公社的“共產主義”。這兩者溶合起來的東西是這個時代文學界最喜歡引用的論據，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用來作為創作的一種奇異的典型，而這種典型是符合在根本不同的社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思想的要求的。在引用這種論據時，它的某些特點被拋棄了，某些特點又獲得空前未有的發展。康帕內拉正是這樣對待他所引用的文學論據的。他沒有注意到或至少沒有提到柏拉圖的理想社會的階級結構和柏拉圖的“財產公有制”。柏拉圖認為這種“財產公有制”只能在社會的上層人物中推行，而勞動人民只應當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以外。同時，康帕內拉只是順便提了一下“教會之父”著作中的那些在原則上反對私有制但立刻又承認它實際上具有不可侵犯性的論點，他在寫作時避而不談這些不利於他的論點。

人們會從比較接近康帕內拉時代的一些思想家中，聯想到莫爾和杜尼對他有過影響。因為，莫爾的《烏托邦》曾在十六世紀廣泛地流傳過，十六世紀中葉在意大利很出名的、著作很多的作家佛羅棧薩人杜尼，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述過社會烏托邦。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們在《太陽城》中竟看不出他讀過莫爾著作的某些顯明的跡象，雖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引用過他看作公有思想傳播者的摩爾的話。康帕內拉所描述的生產和分配的組織、行政管理和婚姻關係——社會烏托邦所有的這些最重要的特點，是完全不同於《烏托邦》的。也許只是在對公共食堂和某些細節的描述中，才能發現稍稍相似之處。如果一定要假設《烏托邦》對康帕內拉發生過影響，那也只是最普通的影響，而不是唯一的影響，只不過是启发他在公有制基礎上去解決社會問題而已。